

# 军统对日 密码战

讲述中国抗战对日密码战真相  
披露军统及戴笠密室内幕  
美国密码大师东方历险全记录  
重庆对日谍战中的诡谲人生

「美」赫伯特·雅德礼 著  
巩予炎 罗荔丹 译



团结出版社

# 军统对日密码战

[美] 赫伯特·雅德礼 著

巩予炎 罗荔丹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统对日密码战 / (美)赫伯特·雅德礼著 ; 巩予炎, 罗荔丹译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126-2445-0

I. ①军… II. ①雅… ②巩… ③罗…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6328 号

---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数: 5000

版 次: 2015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978-7-5126-2445-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本书作者赫伯特·雅德礼  
(Herbert O. Yardley, 1889—1958)

## 中文版前言

杨植峰

有些人我们永世铭记，他们是极少数。其余的我们轻易忘却，否则我们的记忆将不堪重负。但是，被铭记者，并非全值得祭在高堂，而被记忆抛却的，也不见得都没有重温的价值。

赫伯特·雅德礼是个被中国人民彻底忘却的人。比起他的同胞陈纳德、史迪威等人，他似乎全不存在。若说中国的抗战也有他的一份贡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一脸茫然。

雅德礼之所以被忘却，不是因为奉献微薄。他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有三个原因。首先，他的对日战斗，是在极隐秘的秘密战线展开的。对他的行踪，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一直讳莫如深。他的在华服务回忆录，也被美国国务院一禁四十年，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方获出版；其次，他效力的部门，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戴笠领导的国民政府军统局。新中国政府不可能提到他，遑论褒扬；第三，他是戴笠高薪聘来的外援，形同雇佣军。在中国人的道德评判标准前，他是没有“高尚无私”的品格可供宣扬的。

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赫伯特·雅德礼却非籍籍无名之辈。他脱颖而出，是在一次大战期间。1917年6月，雅德礼牵头成立了美国军情八处

(MI8)。这个处不干别的,只管破译别国的密电码。至1918年11月11日,军情八处竟然破译了10735条外国密电。

一战结束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成立了一个部门,对外以一家商业电码公司为掩护,于纽约东38街3号一幢红砖楼里正式开张。该部门史称“美国密室”(American Black Chamber),仍由雅德礼负责,继续截收并破译别国密电码。那时日本正迅速崛起,成了美国的心腹大患,因此“美国密室”的主要对象,自然是这个东洋岛国。雅德礼向上司保证说,一年内定把日本的密码破掉,否则辞职。不久,密码果然告破,离一年还剩好几个月。在1921—22年的华盛顿裁军大会上,美国在与日本谈判军舰数量比例时,逼日本接受10比6的比数,日本则寸步不让,非10比7不可。其实,雅德礼早破译了日本的电报,知道日本的底线就是10比6,便让国务院死死咬住不松口。日本见对方不眨眼,只得服软,让美国赢了去。

但随后,美国政府见天下已太平,便觉得“美国密室”是多余的,开始削预算,砍人员。那时的美国还没有称霸全球的雄心,对情报工作的轻视程度,会让今日的普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1929年,胡佛总统上台,新任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是个厚道人,他发现居然有个偷鸡摸狗的“美国密室”存在,大怒道:“君子不偷阅别人的信(Gentlemen do not read each other's mail)。”手起刀落,“美国密室”终于寿终正寝。今时今日,史汀生的话早成了全球情报界的千古笑谈,但在当时,雅德礼却因此而实实在在地失业了。他挥霍惯了,一旦断了收入,只好出售自己的经历换钱。好在他天生笔健,不日就写成《美国密室》(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此书一出就轰动全美,好评如潮,连带作者也成了明星。那时的美国不像今天,从未有过书籍作者路演售书的事。雅德礼开了先河,走遍全美,签名演讲,一时风头无两。

雅德礼把国家机密拿来卖钱,犯了大忌。待他把华盛顿裁军大会的内幕也写出来时,美国政府终于忍无可忍了,未等他的新书付印,就重拳出

击,把底稿从出版社没收,禁止出版。这本夭折的书,名字是《日本外交秘密:1921—1922年》(Japanese Diplomatic Secrets: 1921-22)。半个世纪后,书中的许多内容仍属美国政府机密。为杜绝后患,国会还制订新法,规定以官方外交密码写成的材料,均不得公布出版。雅德礼无奈,只好改写小说,连出了几本,其中《金发伯爵夫人》(Blonde Countess)还被米高梅电影公司改成电影。尽管如此,他的专长无处发挥,再加入项不稳,靠地产小投机补贴家用,有英雄末路的感觉。

与此同时,在大洋这一边的中国,国民政府内部,随着电讯工作日益吃重,各派系明争暗斗,都想掌控这一领域。与今日读者想象不同的是,戴笠的军统局在这方面,起先是完全处于劣势的。传统上,国民党的电讯资源一直掌握在中统手中,直到1932年之前,戴笠的特工都要依赖中统的秘密电台网来发送情报。至中共的顾顺章变节后,蒋介石意识到中统已被共产党渗透,电讯机密难保,便授命宋子文的外甥温毓庆,另组建一个小组,专事密码工作,使国民党内负责电讯及破译的各部门中,又多出一个重要山头。于是,在电讯及破译方面,戴笠又转而要看温毓庆的脸色。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说:“尽管在1937年至1938年间,每个月都有徐恩曾(中统)、戴笠(军统)、海军上将杨宣诚(军事情报)、王芃生(国际研究所)和温毓庆参加的情报会议,但由于温在技术和训练设备上的优势,总是由他说了算。于是为了自我防卫,戴笠感到他应该在国外寻找科学技术来加强自己的破译能力。”

可见,在雅德礼到来之前,国民党的电讯及破译事业,远非一片荒芜。从多种资料看,若说是人才济济,也不为过。只不过在军统体系内,除了四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之外,确实呈现人才凋敝的景象。对于野心勃勃的戴笠来说,全面抗战已爆发,军统势力正急速扩张,自己岂能在电讯领域继续处处受人掣肘。于是,在军统局机关从武昌西迁重庆后,他开始集中资源,大力发展电讯事业。他将原先的特务处电讯科升格为电讯处,

即军统四处。电讯处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考核科、电监科、人事科。为保密计，电讯处并不设于罗家湾的军统局本部，而是辟地马鞍山办公，自成一局。

军统局机关落户重庆后，戴笠在罗家湾、曾家岩、瓷器口、马鞍山等地广征地皮，达两百亩以上。但地皮易弄，人才难得，电讯人才尤其难得。戴笠是个心气极高的人，一旦动了搜寻人才的念头，便只盯着全世界公认的高手。正好，雅德礼因为出版了《美国密室》而声名大振。日本方面，电码分析家伊藤利三郎把它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成为畅销书。中国方面，国民政府驻华盛顿的助理武官肖勃少校（军统局美国站负责人）也被这本书吸引。他让人把《美国密室》翻译成中文，寄送四处处长魏大铭。魏大铭报送戴笠，正中他下怀，决定引进人才，并指示肖勃执行。从这一刻起，雅德礼的命运，就与中国联系在一起了。

肖少校找到雅德礼时，后者正在落魄。但雅德礼天生精明，暗中欣喜若狂，表面上不为所动，吊起来卖，迫使肖勃将年薪增加到一万美元，这才欣然签字。但雅德礼讨价还价，只是种游戏。任何游戏，他都要赢别人。他固然爱财，但钱财只是为了挥霍，寻求刺激。他决定来华的真实动因，是对美国平静生活的厌倦。他是个冒险家，必须生活在动荡中，而中国给了他这种动荡；他又是个天才，渴望别人赏识，而戴笠提供了这种赏识。最主要的是，日本是雅德礼的宿敌。从军情八处时代起，他的工作，就是破译日本密码。抗战的中国，为他与日本人的密码战，提供了一个新战场。

雅德礼选在1938年来重庆，勇气是惊人的。那是日本侵华战火最炽的年头，从香港通往重庆之路处处陷阱，无论水路、公路、铁路还是空中，都要穿越战火。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概率，高到不必计算。排除万难到重庆后，他又连续经历了该市历史上最严重的轰炸。因他患有幽闭恐惧症，进不得防空洞，每逢敌机来袭，就往床上一躺，拿两个枕头，一个盖住脸，一个盖住生殖器，然后听天由命。他多次受伤，却奇迹般逃过一死。一个人千里迢迢，

从美国来到与他毫不相干的重庆,天天与死神交道,难道是为了美元吗?

雅德礼到达重庆之后发生的事情,《陪都密码战》里都作了交代,尽管并不全面。这本书从他1938年11月来华写起,到1940年7月回国结束。他回国后,事业无着,只好开个饭馆糊口,继而又手痒,才重拾写作旧技,写了几本书,其中包括《陪都密码战》。此书原名《中国密室》(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记录了他在重庆时期的经历。书杀青后,他知道美国国务院决不会允许它见天日,便束之高阁。这一搁置就是四十多年,直到1983年,才由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

雅德礼将他的书取名《中国密室》,大约是要与旧作《美国密室》保持一致。本书是雅德礼根据他在重庆时的日记编撰而成的,对于研究军统及戴笠的历史,以及战时重庆的外国人社区,有相当价值。遗憾的是,雅德礼因出版《美国密室》吃过苦头,在写作此书时,变得过于谨慎,不敢放手畅写,所有人名、职衔等,大都以代号或绰号替代。又由于不通汉语,环境生疏,他对重庆地名、方位的描述,难以做到精确。比如,他住过的戴笠公馆,到底是罗家湾19号局本部公馆,还是松林坡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住所、浮图关李家花园寓所,还是嘉陵新村半山坡公馆,或戴笠的其它住所,就需要仔细考辨。这一类的问题,在阅读时会反复出现。

雅德礼的工作逻辑极强,个性却不严谨,表面看,是个有教无类的人。在渝期间,他于吃、喝、嫖、赌四样,可说无一不沾。但读了他的自白,却很难不喜欢这个人。他的缺点,不过是人的本性而已。而他的许多美德,却往往是我们欠缺的,比如表里如一,平等待人,敢于担当,不逃避责任。雅德礼在行文之间,从不自我美化,也不自我掩饰。对人对事,也都直抒胸臆。他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完全被个人好恶左右,故而对人的判断,就不见得样样准确。他笔下的四处处长魏大铭,通篇被他称为“笨驴”,说他固执兼愚蠢,形象猥琐。这是否完全附和史实,是值得探究的。据一些史料记载,魏大铭娶了戴笠的一个情妇为妻,帮戴笠廓清了道路,与戴笠关系非同

一般。他又是个权欲熏心的人，自作主张成立了一个“军委会技术研究室”，规模庞大，非把触角伸到所有领域不可。从这点看，魏属于思维缜密、算无可算的类型，与雅德礼完全不是一路人，不可能做到仗义、坦荡、两肋插刀。但魏氏绝不可能是小丑傻瓜。他是无线电专家，于发报机制作及密码破译方面，均颇有建树，曾发明冰棍大小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破译十九路军的密电。引进雅德礼，本来就是他的主意。至于他对雅德礼的保护和监控，亦在职责范围之内，并不构成刁难或骚扰。

这几年民国史一热，关心的人就多了，出现了许多非专业的圈外人。本书译者巩予炎和罗荔丹都是民国史的业余爱好者。巩予炎是澳洲籍的海归，毕业于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和澳大利亚证券学院。在澳洲期间，她先后任职于西太平洋银行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回国后又先后任职德意志银行、渣打银行，目前在摩根大通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罗荔丹目前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司助理司长，香港媒体援引她的谈话时称为“港府高官”。她出生于北京，幼年移居香港。从香港大学毕业后，即加入香港政府公务员团队服务至今，期间亦曾任职海外，担任香港特区政府驻悉尼经贸代表处副主任。两位译者接受的都是西式的教育，涉掠过不少西方人撰写的涉华著作，发现中国历史的大量细节，存在于海外的出版物中。因此，坚信中国学界有必要将注意力转到这方面，大规模地翻译引进，填补空白。两人不仅这么想，还身体力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合力完成了这本有趣的书。书的译笔虽有稚嫩处，纰漏也难尽免，但头一次的尝试能得到这样的成果，已难能可贵。

雅德礼于1958年8月4日死于中风，享年69岁。他在世时，因特立独行，不容于美国严谨的公务员体制，只能在体制外坎坷后半生。他死后，国家承认他的贡献，将他隆重安葬在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在雅德礼过世后半半个世纪，读了他的《陪都密码战》，再纵观他的一生，不能不觉得，虽然雅德礼并不具备高风亮节的英雄品格，虽然他拿了戴笠的一两万美元酬

金,他依然是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益友。中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承受的苦痛,他一起分担过;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努力,他全身心参与过;捕捉敌谍时,他冒着枪弹一马当先;头顶轰炸时,他总让别人先撤。在条件奇差的陪都,他虽然受到戴笠的百般照顾,健康仍受了永久的损害,右眼几乎失明,脚也差点烂掉。他没有死在重庆,凭的只是运气,而不是躲避。在中国抗战的秘密战线上,雅德礼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外援,而在抗战时期的所有外援中,他的贡献,即使不能名列榜首,也绝不会垫底。中国人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更何况雅德礼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岂止滴水而已。过去的六十年,我们实际上是把他忘却了,本书的翻译出版,是对他的祭奠,也希望提醒同胞,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里,还躺着一个对中国有过贡献的孤魂。

2014年12月改定

## 英文版原序

詹姆斯·班佛<sup>1</sup>

在华盛顿以北二十英里、占地超过一千公顷的米德堡里，坐落着自由世界最大的情报机关——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个由杜鲁门总统在1952年秘密创立的机构，默默地将全世界的私人、商业、外交和军事通信传递到一个“秘密城市”。“城市”由二十座保安森严的钢筋水泥庞然大物组成；其中，“行动总部大楼”即将成为仅次于五角大楼的全联邦政府第二大独立建筑物。

“行动总部大楼”的内部可能是地球上电脑密度最高的地方：电脑所占的空间不是以平方米计算，而是以公顷。在这里，每张薄薄的镭射光碟存有数以亿计的数据；上千公里的磁带构成了豪尔赫·路易斯·波黑士笔下的无穷图书馆，疯狂地加密和记载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知识和资讯。

为了还原这些复杂的密码，国家安全局使用了CRAY-1这样的计算机，每个记忆体每秒可以传送高达3200万个词语（相等于是2500本厚300页的书），以及可以将这些文字以每分钟2万2千行的速度印到无限长的纸卷

---

1 詹姆斯·班佛是美国著名记者及小说家，作品多涉及情报机构。著名小说包括1982年的《迷宫》（*The Puzzle Palace*）、2002年的《机密组织》（*Body of Secret*）、2004年的《战争的关奏》（*Pretext for War*）等。——译者（以下注释无特殊说明者，均为译注。部分译注在正文内以括号标注，字体为楷体）

上的镭射打印机。在不久的将来,国家安全局的科研工程组就会实践那些听起来很奇怪的概念——约瑟夫逊结逻辑、磁性气泡、模拟光学计算、声光互动电荷传送器等等,令到一秒钟内可以进行1000兆(即1后面跟着15个零)个操作。

然而,远远早于有CRAY-1之前,甚至早于国家安全局的成立之前,就有一个很有远见的年轻人开始了类似的工作。他拥有的只有一个敏锐的头脑,他的名字叫贺伯特·奥思本·雅德礼。

在沉闷的密码与破译世界里,雅德礼绝对是一个色彩鲜明、活力十足的人物;他的奔放不羁,与修道院般的工作环境格格不入。1889年4月13日,他出生于印第安纳州西南部一个名叫沃辛顿(Worthington)的小镇,年轻时的业余爱好是扑克。他后来破解外国密码的天赋很可能得益于此。事实上,赌牌或许没有破解外国密码那么神秘,但绝对不比那个更容易(而且可能会更赚钱)。除了竞选学生会主席、编辑校报、担当足球队长以外,他经常流连于一个叫做蒙提的酒吧,向“咸佬东”和“磨蹭山”<sup>1</sup>学两招儿,或者在沃辛顿的其它十来个酒吧和三个桌球室操练他的副业——赌牌。

高中毕业后,雅德礼去了芝加哥大学;但一年之后就辍学,回到沃辛顿子承父业,作了一个铁路报务员。但很快他就不能忍受这个日复一日收发货运时间、客运订单的单调工作。1912年,23岁的雅德礼放下了电报钥匙,登上了一列开往华盛顿联邦车站的火车。

抵达华府后没多久,11月16日,雅德礼又开始读起了电报。不过,这次他的窗外不是一望无际的印第安纳平原,而是白宫南草坪的网球场——雅德礼在国务院<sup>2</sup>找到了一份每周18.75美元的差使,当上了外交通讯的电码译员。在电报机与共鸣器断断续续的低鸣中,雅德礼开始惊叹到底有多少

1 “咸佬东”和“磨蹭山”应该是当地两个扑克玩家的外号。

2 部分职能相当于我国的外交部。

像他一样的电码译员,每天复制和翻译大量的机密文件;因为他知道其它国家也同样加密外交电报。他突发奇想,美国政府为何不雇用破译员,专门破解其它国家的密码呢?他后来回忆道,“当我这样问自己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的追求:我将把毕生贡献给密码破译。”

雅德礼从国会图书馆里借阅了几本有关的书籍后,就开始练习——利用的是国务院的电文。他惊喜地发现,他可以在不到两小时内破解一个由特使豪斯上校发给威尔逊总统的私人电报。既然他可以这么轻易地破解美国的密码,雅德礼确信他也可以破译其它国家的。他起草了一份文件给他的上司,大卫·萨勒曼。萨勒曼很吃惊,他立即找来其它的加密电报作试验,雅德礼无一例外的都轻易破解了。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雅德礼从国务院调到了陆军部。1917年6月29日,他组织了军情八处(MI—8),专责部门的密码和破译工作。在历经多次重组和演变后,这个机构最终成为了今时今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

雅德礼很快就向情报破译部门证明了他的重要性,并从上尉升到少校。至1918年11月11日宣布停战时,军情八处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总共破解了外国政府一〇七败三十条电码。战争结束时,雅德礼正在巴黎,努力加强和法国破译机构之间的合作。这时,当局决定他应该留在法国首都,组织一个附属于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的密码破译小组。

1919年4月18日,雅德礼回到了美国,开始争取军情八处能在和平时继续其破译工作。他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以他自己为局长的密码局,编制大约是50个破译员及文员,预算为十万美元。几天之后,国务院及陆军部同意共同出资成立这个机构。5月20日,这个后来被广泛称之为“美国密室”的部门成立了。

新成立的“美国密室”,位于纽约市38街东3号的一座四层高的褐色砖墙建筑内。在一个商业电码公司的掩护下,“密室”的主要任务是破译越来越野心勃勃的日本发出的电码。雅德礼承诺在一年之内破解日本的密码

系统,否则就辞职。这个美国破译史上的重大成就,很快就由雅德礼缔造,而且还比期限提早了几个月。

雅德礼成就的重要性在1921至1922年华盛顿裁军会议期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个五国会议旨在达成协议,限制各国军舰的总吨位;而国务院的主要目标是把日本对美国军舰的总吨位之比限制在六比十之内。虽然日本多次公开重申其底线为七比十,但“密室”得到了不同的情报。通过截取和破译日方谈判人员之间的电报,雅德礼得知东京的底牌:必要时可以接受将比例降到六比十。根据雅德礼的报告,国务院在谈判中步步紧逼,而正如首席破译员预测的一样,日方妥协了。

当裁军谈判在1922年2月6日结束时,“密室”的末日也开始了。新通过的通讯保密法,以及西方联盟电报公司和联邦政府之间在政策上的不和,都令到“密室”再也不能通过秘密渠道得到电报。与此同时,战争及裁军会议逐渐被淡忘,国务院开始锐减雅德礼的经费。这对“密室”的打击很大,因为此时国务院是它主要的经费来源。

到了1927年,雅德礼的预算减到只有原来十万美金的四分之一;工作人员只有7位;运作地点也从原本宽敞的独立房子,搬到了范德比尔特街52号某办公楼里的两个小房间。讽刺的是,令“密室”寿终正寝的并不是政府的淡忘,而是道德谴责。

1229年3月,哈伯特·胡佛入主白宫,并任命保守的亨利·史汀生掌管国务院。两个月后,新任的国务卿发现了“密室”的存在,在震怒中他留下了美国破译史上最广为流传的语录:“绅士是从不偷阅他人信件”。1929年10月31日午夜,“密室”被永久性地关闭了。

对于雅德礼来讲,这一切实在太糟了。他不单只失去了工作(他在密码和破译之外完全没有其它的专长),而且股市大跌,经济大萧条开始了。他只得收拾包袱,回自己的老家沃辛顿。但是,和纽约一样,印第安纳州的小镇也不需要破译专家。身无分文、还要养家糊口的雅德礼,几乎到了绝

境。这时,能做的事只有一件:把担任“密室”主管的经历写成书,出版挣钱。

雅德礼并不是轻易决定出书的。“自从战争结束后,我就不断反对向外界透露任何关于密码和破译的事情。”在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提到,“我的原因很简单:这样会提醒外国政府我们拥有破译的能力,从而令我们的工作更加困难。”

如今,雅德礼认为情况已有变化。美国不再有一个密码局,也不再破译密码,出书又会伤害到谁呢?事实上,他认为出版会有正面的意义,可能会令国务院重新考虑关闭“密室”的不智决定。

在纽约出版社乔治·白的帮助下,雅德礼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931年4月及5月期间,故事的其中三个节录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同年6月1日,博士美林公司出版了《美国密室》。这本书稍后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具有争议性的书之一。

公众争相购买《美国密室》,评论家对它也高度评价;有书评人称它为“第一本由美国人撰写的、最具轰动性的关于大战及战后秘史的作品”。近年,同样身为作家的密码专家大卫·卡恩写道:“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它,它是我读过的最惊心动魄的书籍之一。”

华盛顿政府冷淡地否认了雅德礼的故事。私下里,官方却大为震怒。采取法律行动的建议被否决了,因为这不单代表妥协,还很尴尬。令外,官员们也找不到任何先例可以让他们禁止发行这本书。

雅德礼现在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名人了,在那个作家巡回并不常见的年代,他走遍全国,宣传“密室”的成功,并警告没有它,国家的前途将会很黯淡。当邀请他演讲的人开始减少时,他展开了一个新的计划。他决定对华盛顿裁军会议的故事作独家表述,包括公布那些截取自东京和其谈判代表之间的电文。在一个名叫玛丽·斯塔特·克露斯的业余作家的帮助下,雅德礼在两个月之内写成了970页的《日本外交秘密:1921-22》。

但是,乔治·白出版社已经被吓坏了。它不单拒绝出版该书,其总裁

查班斯还通知了司法部,举报该手稿含有许多日文原文。这令国务院大为紧张。在该院的要求之下,三个陆军部的官员到了沃辛顿,要求雅德礼交还所有官方文件。雅德礼的回答是:“我并没有任何损害美国政府的文件。”

政府毕竟还是成功地阻止了雅德礼出版该书。在他把手稿送交麦克米兰公司后,纽约助理检察官托马斯·杜威得到了该公司总裁的乔治·勃莱特的协助。美国联邦法院的执行官在2月20日,将手稿从麦克米兰公司带走。

出版社协助政府查禁自己的书,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次行动,却是联邦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安全理由充公一份手稿。直到46年之后,《日本外交秘密》的部分内容仍被列为机密。

为了防止雅德礼再次爆料,国务院努力使国会通过了一条法例,将出版使用官方外交密码编写的资料,列为犯罪行为。这条法例至今仍有效。

这一切都无法阻止雅德礼继续他新的事业——写作。他从写实作品转向了小说,将事实和创作糅合在一起。在他1934年的《金发伯爵夫人》里,华府密探局的主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揭发了一个美丽的德国间谍。《星期六文学评论》写道:“雅德礼先生不单熟悉间谍素材,也是个讲故事好手。”

《日本红日》在六个月之后完成。小说再次以一个国务院年轻雇员和美丽的中国女性间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最终揭露了日本征服满洲的阴谋。1935年,雅德礼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他将《金发伯爵夫人》出售给米高梅影片公司,并兼任技术顾问。搬上大银幕的《金发伯爵夫人》改名为《相遇》,由威廉·鲍威尔、罗莎琳德·罗素和凯撒·罗密欧主演。

1936年,一系列的小冲突似乎暗示了世界即将经历又一次的大乱:德国把军队开入了莱茵非军事区;弗朗哥在西班牙举起了叛乱的大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给美国驻法大使的信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欧洲现在的形势,比你我有生之年的任何时期都要黑暗。”

在亚洲,日本帝国行动了:1937年入侵中国;7月底攻陷北京和天津。